

新新

秋

繁

語書露

中華書局印行

新

語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明刻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達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吳汝霖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新刊新語序

漢班固論列劉向父子所校書爲藝文志又卽歆所奏七略中序六藝爲九種首之以儒家者流稱其出於司徒之官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宗師仲尼以重其言雖未必盡然要亦有近似者矣書凡五十三家而陸賈新語十二篇實存焉予讀其書信固之知言又嘆司馬遷之雄於文也遷傳賈拜大中大夫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以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今其書不下數千言而其要旨不越遷數言於是乎知遷之雄於文序事覈而明可指也然遷尙豪俠喜縱橫而稱其固辨士固稍知重儒術既列其書於儒又贊其身名俱榮爲優於鄴婁建通輩賈亦有以自致之哉故知人不可以無所見有所見必不能掩矣先儒議其逆取順守之說及秦雖行仁義不可及者秦漢辨士豈足及此要之亦爲高帝既定天下而言之耳其書亦不復見此論豈遷以己見文飾其說而致然歟若其兩使南粵調和平勃以平諸呂自爲大有功於漢其識見議論非惟椎埋屠狗之輩所不及而一時射利賈友採芝綿蕞之徒亦豈可企哉其書所

論亦正且多崇儉尙靜等語似亦有啓文景蕭曹之治者但無段落條理如先儒所論賈誼之失自是當時急於論事動人主聽不暇精擇渾融觀遷謂其每奏一篇帝輒稱善其稱新語又出於他人可見其隨時論奏非若後世之著述次第成一家言也其所分篇目則固所稱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奏之者必非其所自定然其言旣與遷傳合而篇次至于今不訛且雄偉粗壯漢中葉以來所不及其爲真本無疑秦漢之書傳至于今無訛妄如此者良亦鮮哉方今承平旣久文章熾興有識者或病其過於細而弱也故往往往搜秦漢之佚書而梓之然辨鑿未精以僞爲真則害道壞教亦有之矣予竊病焉適過桐鄉訪宗合族而得其令莆陽李君梓是書見眎予素聞李君學博意誠履樸守謙而敏於政事今觀是益可見其見之明而擇之精也樂書諸其首君名廷梧字仲陽以己未進士來已二年此又仕優而學之一端云

皇明弘治壬戌歲日長至翰林
國史脩撰儒林郎華亭錢福序

新語卷上

漢中大夫陸賈撰

道基第一 術事第二 輔政第三

無為第四 辨惑第五 慎微第六

道基第一

傳曰天生萬物以地養之聖人成之功德參合而道術生焉故曰張日月列星辰序四時調陰陽布氣治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陽生雷電陰成雪霜養育羣生一茂一亡潤之以風雨曝之以日光溫之以節氣降之以殞霜位之以眾星制之以斗衡苞之以六合羅之以紀綱改之以災變告之以禎祥動之以生殺悟之以文章故在天者可見在地者可量在物者可紀在人者可相故地封五嶽畫四瀆規濬澤通水泉樹物養類苞殖萬根暴形養精以立羣生不違天時不奪物性不藏其情不匿其詐故知天者仰觀天文知地者俯察地理跂行喘息翕飛蠕動之類水生陸行根著葉長之屬為寧其心而安其性蓋天地相承氣感相應而成者也於是先聖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民人食肉飲血衣皮毛至於神農以為行蟲走獸難以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之實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穀天下人民野居穴處未有室屋則與禽獸同域於是黃帝乃伐木構材築作宮室上棟下宇以避風雨民知室居食穀而未知功力於

是后稷乃列封疆畫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闢土殖穀以用養民種桑麻致絲枲以蔽形體當斯之時四瀆未通洪水為害禹乃決江疏河通之四瀆致之於海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順流各歸其所然後人民得去高險處平土川谷交錯風化未通九州絕隔未有舟車之用以濟深致遠於是奚仲乃撓曲為輪因直為轅駕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鑠金鑠木分苞燒殖以備器械於是民知輕重好利惡難避勞就逸於是臯陶乃立獄制罪懸賞設罰異是非明好惡檢奸邪消佚亂民知畏法而無禮義於是中聖乃設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儀明父子之禮君臣之義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奔貪鄙之心興清潔之行禮義獨行綱紀不立後世衰廢於是後聖乃定五經明六藝承天統地窮事字缺一微原情立本以緒人倫宗諸天地字缺一脩篇章垂諸來世被諸鳥獸以匡衰亂天人合策原道悉備智者達其心百工窮其巧乃調之以管絃絲竹之音設鍾鼓歌舞之樂以節奢侈正風俗通文雅後世淫邪增之以鄭衛之音民奔本趨末伎巧橫出用意各殊則加雕文刻鏤傳致膠漆丹青立黃琦瑋之色以窮耳目之好極工匠之巧夫驢騾駱駝犀象璆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擇地而居潔清明朗潤澤而濡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天氣所生神靈所治幽閒清淨與神浮沉莫之効力為用盡情為器故曰聖人成之所以能統物通變治情性顯仁義也夫人者寬博浩大

恢廓密微附遠寧近懷來萬邦故聖人懷仁仗義
 分明纖微忖度天地危而不傾佚而不亂者仁義
 之所治也行之於親近而疎遠悅之於閭門之
 內而名譽馳於外故仁無隱而不著無幽而不彰
 者虞舜蒸蒸於父母光耀於天地伯夷叔齊餓於
 首陽功美垂於萬代太公自布衣昇三公之位累
 世享千乘之爵知伯仗威任力兼三晉而亡是以
 君子握道而治字缺一德而行席仁而坐杖義而彊
 虛無寂寞通動無量故制事因短而動益長以圓
 制規以矩立方聖人王世賢者建功湯舉伊尹周
 任呂望行合天地德配陰陽承天誅惡剋暴除殃
 將氣養物明字缺一設光耳聽八極目觀四方忠進
 讒退直立邪亡道行姦止不得兩張字缺二本理杜
 漸消萌夫謀事不並仁義者後必敗殖不固本而
 立高基者後必崩故聖人防亂以經藝工正曲以
 準繩德盛者威廣力盛者驕衆齊桓公尚德以霸
 秦二世尚刑而亡故虐行則怨積德布則功興百
 姓以德附骨肉以仁親夫婦以義合朋友以義信
 君臣以義序百官以義承會閔以仁成大孝伯姬
 以義建至貞守國者以仁堅固佐君者以義不傾
 君以仁治臣以義平鄉黨以仁恂恂朝廷以義便
 便美女以貞顯其行烈士以義彰其名陽氣以仁
 生陰節以義降鹿鳴以仁求其羣關雎以義鳴其
 雄春秋以仁義貶絕詩以仁義存亡乾坤以仁和
 合八卦以義相承書以仁敘九族君臣以義制忠
 禮以仁盡節樂以禮升降仁者道之紀義者聖之

學學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陳力就列以義
 建功師旅行陣德仁爲固仗義而彊調氣養性仁
 者壽長美才次德義者行方君子以義相褒小人
 以利相欺愚者以力相亂賢者以義相治穀梁傳
 曰仁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萬世不亂仁義之所
 治也

術事第二

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術遠者考之於近故說事
 者上陳五帝之功而思之于身下列桀紂之敗而
 戒之于己則德可以配日月行可以合神靈登高
 及遠達幽洞冥聽之無聲視之無形世人莫覩其
 兆莫知其情校脩五經之本末道德之真偽既
 其意而不見其人世俗以爲自古而傳之者爲
 重以今之作者爲輕淡於所見甘於所聞惑於外
 貌失於中情聖人貴寬而世人賤衆五穀養性而
 棄之於地珠玉無用而寶之於身故舜弃黃金於
 蘄崑之山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將以杜淫邪之
 欲絕琦瑋之情道近不必出於久遠取其至要而
 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齊桓晉文
 之小善魯之十二公至今之爲政足以知成敗之
 効何必於三王故古人之所行者亦與今世同立
 事者不離道德調絃者不失宮商天道調四時人
 道治五常周公與堯舜合符瑞二世與桀紂同禍
 殃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世殊而地絕法
 合而度同故聖賢與道合愚者與禍同懷德者應
 以福挾惡者報以凶德薄者位危去道者身亡萬

世不易法古今同紀綱故良馬非獨騏驥利劍非
唯干將美女非獨西施忠臣非獨呂望今有馬而
無王良之御有劍而無砥礪之功有女而無芳澤
之飾有士而不遭文王道術蓄積而不舒美玉韞
匱而深藏故懷道者須世抱樸者待工道爲智者
讓馬爲御者良賢爲聖者用辯爲智者通書爲曉
者傳事爲見者明故制事者因其則服藥者因其
良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合之
者善可以爲法因世而權行故性藏於人則氣達
於天纖微浩大下學上達事以類相從聲以音相
應道唱而德和仁立而義興王者行之於朝足夫
行之於田治末者調其本端影者正其形養其根
者則枝葉茂志氣調者即道冲故求遠者不可失
於近治影者不可忘其容上明而下清君聖而臣
忠或圖遠而失近或道塞而路窮季孫貪顛與之
地而變起於蕭牆之內夫進取者不可不顧難謀
事者不可不盡忠故形立則德散佞用則忠亡詩
云式訛爾心以蓄萬邦言一心化天下而守缺二國
治此之謂也

輔政第三

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
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仆是以聖人居
高處上則以仁義爲巢乘危履傾則以賢聖爲杖
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者堯以仁義爲巢舜以禹
稷契爲杖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然處高之安乘
克讓之敬德配天地光被四表功垂於無窮名傳

於不朽蓋自處得其巢任杖得其材也秦以刑罰
爲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趙高李斯爲杖故有
傾仆跌傷之禍何哉所任非也故杖聖者帝杖賢
者王杖仁者霸杖義者強杖讒者滅杖賊者亡故
懷剛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長躁疾者爲厥速遲
重者爲常存尚勇者爲悔近溫厚者行寬舒懷促
急者必有所虧柔懦者制剛強小慧者不可以禦
大小辯者不可以說衆商賈巧爲販賣之利而屈
爲貞良邪臣好爲詐僞自媚飾非而不能爲公方
藏其端巧逃其事功故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
所長文公種米曾子駕羊相士不熟信邪失方察
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朴直質者近忠
便巧者近亡君子遠熒熒之色放錚錚之聲絕恬
美之味疎隘嘔之情天道以大制小以重顛輕以
小治大亂度千貞讒夫似賢美言似信聽之者惑
觀之者冥故蘇秦尊於諸侯商鞅顯於西秦世無
賢智之君孰能別其形故堯放驩兜仲尼誅少正
卯甘言之所嘉守缺一不爲之傾惟堯知其實仲尼
見其情故干聖王者誅遏賢君者刑遭凡王者貴
觸亂世者榮鄭詹亡齊而歸魯齊有九合之名而
魯有乾時之恥夫據千乘之國而信讒佞之計未
有不亡者也故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衆邪合
黨以回人君邦危民亡不亦宜乎

無爲第四

夫道莫大於無爲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虞
舜治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

之意漠若無憂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禮樂郊天地望山川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內奉供來臻越裳之君重譯來朝故無為也謂乃無為也秦始皇帝設為車裂之誅以斂茲邪築長城於戎境以備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將帥橫行以服外國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內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姦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為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衆而用刑太極故也是以君子尚寬舒以苞身行中和以統遠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罪不賞而歡悅漸漬於道德被服於中和之所致也夫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故曾閔之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為之哉教化之所致也故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故近河之地濕近山之土燥以類相及也故山川出雲雨丘阜生字缺一氣四瀆東流百川無不從小者從大少者從多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臣姓之所取法字缺二舉措動作不可失法則也昔者周襄王不能事後母出居於鄭而下多叛其親秦始皇驕奢靡麗好作高臺樹廣宮室則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做之設房闔備廐庫繕雕琢刻畫之好傅立黃琦璋之色以亂制度齊桓公好婦人之色妻姑姊妹而國中多淫於骨肉楚平王奢侈縱恣不能制下檢民以德增駕百馬而行欲令天下人餒財富利明不可及於是楚國逾奢君臣無別故上之化

下猶風之靡草也王者尚武於朝字缺一農夫繕甲於田故君之御下民奢侈者則應之以儉驕淫者則統之以理未有上仁而下殘上義而下爭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豈家至之哉先之於身而已矣

辨惑第五

夫舉事者或為善而不稱善或不善而稱善者何視之者謬而論之者誤也故行或合於世或順於耳斯乃阿上之意從上之旨操直而乖方懷曲而合邪因其剛柔之勢為作縱橫之術故無忤逆之言無不合之義者昔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盡徹乎蓋損上而歸之於下則忤於耳而不合於意遂逆而不用也此所謂正其行而不苟合於世也有若豈不知阿哀公之意為益國之義哉夫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故行不敢苟合言不為苟容雖無功於世而名足稱也雖言不用於國家而舉措之言可法也故殊於世俗則身孤於士衆夫邪曲之相銜枉撓之相借字缺一直故不得容其間諂佞之相扶讒口之相譽無高而不可上無深而不可往者何以當背衆多而辭語諧合夫衆口之毀譽浮石沉木羣邪所抑以直為曲視之不察以白為黑夫曲直之異形白黑之異色乃天下之易見也然自謬也或不能分明其是非者衆邪誤之矣至如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為駕鹿高曰馬也王曰丞相誤也以鹿為馬高曰陛下以臣言不然願問羣臣臣半言鹿半言馬當此之時秦王不

能自信其自而從邪臣之說夫馬鹿之異形衆人所知也然不能分別是非也况於闇昧之事乎易曰二人同心其義斷金羣黨合意以傾一君孰不移哉昔人有與曾子同姓亦名參有人告其母參殺人母織如故有人復來告如是者三曾子母乃投杼踰垣而去曾子之母非不知子不殺人也言之者衆夫流言之並至雖真聖不敢自安况凡人乎魯定公之時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兩君升壇兩相處下而相欲揖君臣之禮濟濟備焉齊人鼓噪而起欲執魯公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立謂齊侯曰兩君合好以禮相率以樂相化臣聞嘉樂不野合犧象之薦不下堂夷狄之民何求爲命司馬請止之定公曰諾齊侯逡巡而避席曰寡人之過退而自責大夫罷會齊人使優旃儼於魯公之幕下傲戲欲候魯君之隙以執定公孔子嘆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法斬焉首足異河而出於是齊人懼然而恐君臣易操不安其故行乃歸魯四邑之侵地終無乘魯之心隣一振動人懷嚮魯之意強國驕君莫不恐懼邪臣佞人變行易慮天下之政缺而折中而定公拘於三家陷於衆口不能卒用孔子者內無獨見之明外惑邪臣之黨以弱其國而亡其身權歸於三家邑土單於疆無以制其剛詩云有斧有柯言何以治之也

慎微第六

夫建大功於天下者必先脩於閭門之內垂大名

於萬世者必先行之於纖微之事是以伊尹負鼎屈於有莘之野修達德於草廬之下躬執農夫之作意懷帝王之道身在衡門之裏志圖八極之表故釋負鼎之志爲天子之佐剋夏立商誅逆征暴除天下之患辟殘賊之類然後海內治百姓寧曾子孝於父母昏定晨省調寒溫適輕重勉之於糜粥之間行之於衽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此二者修之於內著之於外行之於小顯之於大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之中人不堪其憂齊夫用人若彼失人若此然定公不覺悟信季孫之計背貞臣之策以獲拘弱之名而喪丘山之功不亦惑乎故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障日月也非得神靈之化罷雲霧翳令歸山海然後乃得觀其光明暴天下之濡濕照四方之晦冥今上無明王聖主下無貞正諸侯誅鋤姦臣賊子之黨解釋疑縲紕繆之結然後忠良方直之人則得容於世而施於政故孔子遭君暗臣亂衆邪在位政道隔於王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陵之歌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夫言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不操其柄者則回也不改其樂禮以行之遜以出之夫力學而誦詩書凡人所能爲也若欲移江河動太山故人力所不能也如調心在己背惡向善不貪於財不苟於利分財取寬服事取勞此天下易知之道易行之事也豈有難哉若造父之御馬羿之用弩則所謂難也

君以不以其難爲之也故不知以爲善也絕氣力
 尙德也夫目不能別黑白耳不能別清濁口不能
 言善惡則所謂不能也故設道者易見曉所以通
 凡人之心而達不能之行道者人之所行也夫大
 道履之而行則無不能故謂之道孔子曰道之不
 行也言人不能行之故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
 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言顏淵道施於世而莫之
 用猶人不能懷仁行義分別纖微忖度天地乃苦
 身勞形入深山求神仙奔二親捐骨肉絕五穀廢
 詩書背天地之寶求不死之道非所以通世防非
 者也若湯武之君伊呂之臣因天時而行罰順陰
 陽而運動上瞻天文下察人心以寡服衆以弱制
 強革車三百甲卒三千征敵破衆以報大讐討逆
 亂之君絕煩濁之原天下和平家給人足疋夫行
 仁商賈行信齊天地致鬼神河出圖洛出書因是
 之道寄之天地之間豈非古之所謂得道者哉夫
 播布革亂毛髮登高山食木實視之無優游之容
 聽之無仁義之辭忽忽若狂痴推之不往引之不
 來當世不蒙其功後代不見其才君傾而不扶國
 危而不持寂寞而無隣寥廓而獨寐可謂避世非
 謂懷道者也故殺身以避難則非計也懷道而避
 世則不忠也是以君子居亂世則合道德採微善
 絕纖惡脩父子之禮以及君臣之序乃天地之通
 道聖人之所不失也故隱之則爲道布之則爲文
 詩在心爲志出口爲辭矯以雅僻砥礪鈍才雕琢
 文邪抑定狐疑通塞理順分別然否而情得以利

而性得以治綿綿漠漠以道制之察之無兆遁之
 恢恢不見其行不覩其仁湛然未悟久之乃殊論
 思天地動應樞機俯仰進退與道字藏之於身
 優游待時故道無廢而不興器無毀而不治孔子
 曰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言德行而其下順之矣

新語卷上

新語卷下

漢中大夫陸賈撰

資質第七 至德第八 懷慮第九

本行第十 明誠十一 思務十二

資質第七

質美者以通為貴，才良者以顯為能，何以言之？夫梗柟豫章，天下之名木，生於深山之中，產於溪谷之傍，立則為大山，眾木之宗，仆則為萬世之用。浮於山水之流，出於冥冥之野，因江河之道，而達於京師之下，因於斧斤之功，舒其文彩之好，精捍直理，密綴博通，虫蝎不能穿，水濕不能傷，在高柔軟入地，堅彊無膏澤而光潤，生不尅畫而文章成，上為帝王之御物，下則賜公卿庶賤，不得以備器械，閉絕以關梁，及隘於山阪之阻，隔於九坑之隄，仆於菟崔之山，頓於窅冥之溪，樹蒙籠蔓延而無間，石崔嵬嶄岩而不開，廣者無舟車之通，狹者無步檐之蹊，商賈所不至，工匠所不窺，知者所不見，見者所不知，功弃而德亡，腐朽而枯傷，轉於百仞之壑，惕然而獨僵，當斯之時，不如道傍之枯楊，稟稟詰屈，委曲不同，然生於大都之廣地，近於大匠之名工，則材器制斷，規矩度量，堅者補朽，短者續長，大者治罇，小者治觴，飾以丹漆，數以明光，上備太牢，春秋禮庠，褒以文彩，立禮矜莊，冠帶正容，對酒行觴，卿士列位，布陳宮堂，望之者目眩，近之者鼻芳，故事閉之則絕，次之則通，抑之則沉，興之則揚，處地梗柟，賤於枯楊，德美非不相絕也，才力非不

相懸也，彼則槁枯而遠弃，此則為宗廟之器者，通與不通，亦如是也。夫窮澤之民，據犁鬲報之士，或懷不羈之才，身有堯舜皋陶之美，綱紀存乎身，萬世之術藏於心，然身不用於世者，缺二之通故也。夫公卿之子弟，貴戚之黨友，雖無過人之才，然在尊重之位者，輔助者強，飾之者巧，靡不達也。昔扁鵲居宋，得罪於宋君，出亡之衛，衛人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為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篤，將為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呪，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扁鵲天下之良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與不知也。故事求遠而失近，廣藏而狹弃，斯之謂也。昔宮之奇為虞公畫計，欲辭晉獻公璧馬之賂，而不假之夏陽之道，豈非金石之計哉？然虞公不聽者，惑於珍性之寶也。鮑丘之德行，非不高於李斯趙高也，然伏隱於蒿廬之下，而不錄於世，利口之臣害之也。凡人莫不知善之為善，惡之為惡，莫不知學問之有益於己，怠戲之無益於事也，然而為之者，情欲放溢，而人不能勝其志也。人君莫不知求賢以自助，近賢以自輔，然賢聖或隱於田里，而不預國家之事者，乃觀聽之臣不明於下，則閉塞之譏歸於君，閉塞之譏歸於君，則忠賢之士弃於野，忠賢之士弃於野，則佞臣之黨存於朝，佞臣之黨存於朝，則下不忠於君，下不忠於君，則上不明於下，上不明於下，是故天下所以傾覆也。

至德第八

夫欲建國疆威辟地服遠者必得之於民欲立功興譽垂名流光顯榮華者必取之於身故據萬乘之國持百姓之命苞山澤之饒主士衆之力而功不在於身名不顯於世者乃統理之非也天地之性萬物之類僂道者衆歸之恃刑者民畏之歸之則附其側畏之則去其域故設刑者不厭輕爲德者不厭重行罰者不患薄布賞者不患厚所以親近而致疎遠也夫形重者則身勞事衆者則心煩心煩者則刑罰縱橫而無所立身勞者則百端迴邪而無所就是以君子之爲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閭里不訟於巷老幼不愁於庭近者無所議遠者無所聽郵驛無夜行之吏鄉閭無夜名之征犬不夜吠鳥不夜鳴老者息於堂丁壯者耕耘於田在朝者忠於君在家者孝於親於是賞善罰惡而潤色之興辟雍庠序而教誨之然後賢愚異議廉鄙異科長幼異節上下有差強弱相扶小大相懷尊卑相承鴈行相隨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豈恃堅甲利兵深刑刻法朝夕切切而後行哉昔晉厲齊莊楚靈宋襄秉大國之權杖衆民之威軍師橫出陵轢諸侯外驕敵國內克百姓隣國之讐結於外臣下之怨積於內而欲建金石之功終傳不絕之世豈不難哉故宋襄死於泓水之戰三君弑於臣子之手皆輕用師而尚威力以至於斯故春秋重而書之嗟嘆而傷之是三君皆強其威而失國急其刑而自賊斯

乃去事之戒來事之師也魯莊公一年之中以三時興築作之役規固山林草澤之利與民爭田漁薪菜之饒刻桷丹楹眩曜靡麗收十二之稅不足以供回邪之欲饑不用之好以字一婦人之目財盡於驕淫人力罷於不急上困於用下飢於食乃遣臧孫辰請字二於齊倉廩空匱外人知之於是爲宋陳衛所伐賢臣出叛臣亂子般殺而魯字二公子牙慶父之屬敗上下之序亂男女之別繼位者無所定逆亂者無所懼於是齊桓公遣大夫高子立僖公而誅夫人逐慶父而還季子然後社稷復存子孫反業豈不謂微弱者哉故爲威不强還自亡立法不明還自傷魯莊公之謂也故春秋穀

懷慮第九

字二慮者不可以立計持兩端者不可以定威故治外者必調內平遠者必正近綱字一天下勞神八極者則憂不存於家養氣治性思通精神延壽命者則志不字一於外據土子民治國治衆者不可以圖利治產業則教化不行而政令不從蘇秦張儀身尊於位名顯於世相六國事六君威振山東橫說諸侯國異辭人異意欲合弱而制彊持橫而御縱內無堅計身無定名功業不平中道而廢身死於凡人之手爲天下所笑者乃由辭語不一而情欲放佚故也故管仲相桓公詘節事君專心一意身無境外之交心無欹斜之慮正其國如制天下尊其君而屈諸侯權行於海內化流於諸夏

失道者誅秉義者顯舉一事而天下從出一政而諸侯靡故聖人執一政以繩百姓持一槩以等萬民所以同一治而明一統也故天一以大成數人一以字缺成倫楚靈王居千里之地享百邑之國

不先仁義而尚道德懷奇伎字缺陰陽合物恡作

乾谿之臺立百仞之高欲登浮雲窺天文然身死

於弃字缺魯莊公據中土之地承聖人之後不脩

周公之業繼先人之體尚權杖威有萬人之力懷

兼人之強不能存立子糾國侵地奪以洙泗爲境

夫世人不學詩書行仁義字缺聖人之道極經藝

之深乃論不驗之語學不然之事圖天地之形說

災變之異字缺王之法異聖人之意感學者之心

移衆人之志指天畫地是非世事動人以邪變驚

人以奇恠聽之者若神視之者如異然猶不可以

濟於厄而度其身或觸罪字缺法不免於辜戮故

事不生於法度道不本於天地可言而不可行也

可聽而不可傳也字缺一翫而不可大用也故物

之所可非道之所宜道之所宜非物之所可是以

制事者不可字缺一設道者不可通目以精明耳以

主聽口以別味鼻以聞芳手以之持足以之行各

受一性不得兩兼兼則心惑二路者行窮正心一

堅久而不忘在上不逸爲下不傷執一統物雖寡

必衆心佚情散雖高必崩氣泄生疾壽命不長顛

倒無端失道不行故氣感之符清潔明光情素之

表恬暢和良調密者固安靜者祥志定心平血脈

商邪不好直圓不亂方違戾相錯撥刺難匡故欲理之君閉利門積德之家必無災殃利絕而道著武讓而德興斯乃持久之道常行之法也

本行第十

字缺三德爲上行以仁義爲本故尊於位而無德者

黜富於財而無義者刑賤而好德者尊貧而有義

者榮段干木徒步之士脩道行德魏文侯過其閭

而軾之夫子陳蔡之厄豆飯菜羹不足以接餒二

三子布弊楯袍不足以避寒倥偬屈厄自處甚矣

然而夫子當於道二三子近於義自布衣之士上

字缺天子下齊庶民而累其身而匡上也及閔周

室之衰微禮義之不行也厄挫頓仆歷說諸侯欲

匡帝王之道反天下之政身無其立而世無其主

周流天下無所合意大道隱而不舒羽翼摧而不

申字缺深授其化以厚終始追治去事以正來

世案紀圖錄以知性命表定六藝以字缺善惡不

相干貴賤不相侮強弱不相凌賢與不肖不得相

踰科第相序爲萬字缺而不絕功傳而不衰詩書

禮樂爲得其所乃天道之所立大義之所行也豈

以字缺威耶夫人之好色非脂粉所能飾大怒之

威非氣力所能行也聖人乘天威合天氣承天功

象天容而不與爲功豈不難哉夫酒池可以泛舟

糟丘可以望遠豈貧於財哉統四海之權主九州

之衆豈弱於力哉然功不能自存威不能自守非

義者兵之所圖也故君子篤於義而薄於利敏於事而慎於言所字缺三功德也故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夫身帶璧玉庸環佩服府藏珍字缺四酌舍銀刻鏤可以夸小人非所以厚於己而濟於事也高臺百仞金字缺四簾雕飾所以疲百姓之力非所以扶弱存亡者也故聖人卑宮室而高道德字缺二服而謹仁義不損其行以增其容不虧其德以飾其身國不興無事之功家不藏無用之器所以稀力役而省貢獻也璧玉珠璣不御於上則翫好之物弃於下雕刻精畫不納於君則淫伎曲巧絕於民夫釋農桑之事入山海採珠璣求瑤琨探沙谷捕翡翠字缺一璚瑁搏犀象消筋力散布泉以極耳目之好以快淫邪之心豈不謬哉未見先道而後利近德而遠色者也

明誠第十一

君字缺二政可以及遠臣篤於信可以致大何以言之湯以七十里之封而升帝王之位周公以字缺四比德於五帝斯乃口出善言身行善道之所致也安危之効吉凶之字缺一一出於身字缺二之道成敗之驗一起於行堯舜不易日月而興桀紂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夫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綱字缺二不可以失度動作不可以離道謬誤出於口則亂及萬里之外况刑及無罪於獄而殺及無辜於市乎故世衰道亡非天之所為也乃國君者有所取之也惡政生於惡氣惡氣生於災異蝮虫之類隨氣而生虹蜺之屬因政而見治道

失於下則天文度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虫災生於地賢君智則知隨變而改緣類而試思之於字缺三變聖人之理恩及昆虫澤及草木乘天氣而生隨寒暑而動者莫不延字缺四傾耳而聽化聖人察物無所遺失上及日月星辰下至鳥獸草木昆虫字缺三鵠之退飛治五石之所隕所以不失纖微至於鵠實十月殞霜不煞菽言寒暑之氣失其節也鳥獸草木尚欲各得其所綱之以法紀之以數而况於人乎聖人承天之明正日月之行錄星辰之度因天地之利等高下之宜設山川之便平四海分九州同好惡一風俗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天出善道聖人得之言御占圖曆之變下衰風化之失以匡衰盛紀物定世後無不可行之政無不可治之民故曰則天之明因地之利觀天之化推演萬事之類散之於字缺二之間調之以寒暑之節養之以四時之氣同之以風雨之化故絕國異俗莫不知字缺三樂則歌哀則哭蓋聖人之教所齊一也夫善道存於身無遠而不至惡行著於字缺三而不去周公躬行禮義郊祀后稷越裳奉貢重譯而臻麟鳳草木緣化而應殷紂字缺二微子弃骨肉而亡行善則鳥獸悅行惡則臣子恐是以明者可以致遠鄙者可以字缺一近故春秋書衛侯之弟鱄出奔晉書鱄絕骨肉之親弃大夫之位越先人之境附他人之域窮涉寒飢織履而食不明之効也

思務第十二

夫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
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遠於義者不可動以字一
是以君子廣思而博聽進退循法動作合度聞見
欲衆而采擇欲謹學問欲字四欲敦見邪乃知其
直觀花乃知其實目不淫炫燿之色耳不亂阿字六
行之以晉楚之富而志不回談之以喬松之壽而
不然目放於富貴之榮耳亂於不死之道故多弃
其所長而求其所短得其所亡而失其所有是以
吳王夫差知度艾陵之可勝而不悟勾踐將以破
凶也故字二或見一利而喪萬機求一福而致萬
禍夫學者通於神靈之變化曉於天地之開闔字三
弛張性命之短長富貴之所在貧賤之所亡則
手足不勞而耳目不亂思慮不字一計策不誤上
決是非於天文其次定狐疑於世務與有所據轉
移有所守故道字五事可法也昔舜禹因盛而治
世孔子承衰而作功聖人不空出賢者不虛生字六
而歸於善斯乃天地之法而制其事則世之便
而設其義故聖人不必同道字六好者不必同色
而皆美醜者不必同狀而皆惡天地之數斯命之
象也日字八八宿並列各有所主萬端異路千
法異形聖人因其勢而調之使小大不得相字一
方圓不得相干分之以度紀之以節星不晝見日
不夜照雷不冬發霜不夏降臣不凌君則陰不侵
陽盛夏不暑隆冬不霜黑氣苞日彗星揚光虹蜺
冬見蟄虫夏藏熒惑亂宿衆星失行聖人因天變

而正其失理其端而正其本堯承蚩尤之失而思
欽字三君子見惡於外則知變於內桀紂不字一
則湯武不仁才惑於衆非者而改之於字七亂
之於朝廷而匹夫治之於閭門是以接輿老萊所
以避世於窮字五而遠其尊也君子行之於幽閒
小人厲之於士衆老子曰上德不德字六虛也夫
口誦聖人之言身學賢者之行久而不弊勞而不
廢雖未爲君字六已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
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字三道而行
之於世雖非堯舜之君則亦堯舜也今之爲君者
則不然治不法字三而曰今之世不可以道德治
也爲臣者不師稷契周公之政則曰今之民不可
以字四爲子者不執曾閔之賢朝夕不休盡節不
倦則曰家人不敦也學者無字四晝夜不懈循禮
而動則曰世所不行也自人君至于庶人未有法
聖人字五爲善者寡爲惡者衆易曰豐其屋蔀其
家闢其戶聞其無人字四治之耳故仁者在位而
仁人來義士在朝而義士至是以墨子之門多字四
祥之門多道德文武之朝多賢良秦王之庭多不
祥故善者必有所字三惡者必有所因而來善惡
不空出禍福不妄作唯心之所向志之所行而已

新語卷下

新語三卷凡十二篇漢大中大夫楚人陸賈
譏賈以客從高帝定天下名有口辨其論秦
漢之失得古今之成敗尤爲明備高帝雖輕

士善罵不事詩書而獨於賈之語每奏稱善
蓋前此固帝之所未聞也惜其書歲久殘闕
人間少有藏者予同年李君仲陽宰澗之桐
鄉嘗得其本錄之於木昔人謂文章與時高
下質而不俚必曰先秦西漢此書殆其一也
然則李君之行也豈直取其文辭之古而
其失得成敗之論固有家者之當鑒也
弘治壬戌九月十有一日前進士吳郡都穆
記